

賓退錄

八



賓退錄卷第八

大梁趙與肯

洪文敏著夷堅志積三十二編凡三十一序各出新意不相復重昔人所無也今撮其意書之觀者當知其不可及甲志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乙志謂前代志怪之書皆不無寓言獨是書遠不過一甲子爲有据依丙志謂始萃此書類以鳩異崇怪本無意於述人事及稱人之惡然得於容易或急於滿卷帙故頗違初心其究乃至於誣善蓋以告者過或聽焉不審旣刪削是正而可爲第三書者又已襍積懲前過止不欲爲然習氣所溺欲罷不能而好事君子復縱史之輒私自慙曰但談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他於是取爲丙志丁志設或人之辭謂不能玩心聖經勞勤心口從事於神奇荒怪索墨費紙殆半太史公書爲可笑從而爲之辨戊志謂在閩洋時葉晦叔頗搜索竒聞來助紀錄嘗言近有估客航海不覺入巨魚腹中腹正寬經日未死適木工數輩在取斧斫斫魚脅魚覺痛躍入大洋

舉船人及魚皆死予戲難之曰一舟盡沒何人談此事於世乎晦叔大笑不知所荅予固懼未能免此也已志謂昔以夷堅志吾書謂與前人諸書不相襲後得唐華原尉張慎素夷堅錄亦取列子之說喜其與己合庚志謂假守當塗地偏少事濟南呂義卿洛陽吳斗南適以舊聞寄似度可半編帙於是輯爲庚志初甲志之成歷十八年自乙至己或七年或五六年今不過數閱月閑之爲助如此然平生居閑之日多豈不趣成書亦欠此巨編

相傳益耳末又載章德懋使虜掌訝者問夷堅自丁志後曾更續否而引樂天東坡之事以自況辛志記初著書時欲做段成式諾臯記名以容齋諾臯後惡其沿襲且不堪讀者輒問乃更今名因載向巨原荅問之語壬志全取王景文夷堅別志序表以數語癸志謂九志成年七十有一擬綴輯癸編稚子穰復云更須從子至亥接續之乃成書予拊之曰天假吾年雖倍此可也人生未可料惡知吾不能及是乎支甲謂或疑所載頗有與昔人

傳記相似處殆好事者飾說剽掠借爲談助  
證以蒙莊之語辨其不然又云初欲從稚子  
請續以十二辰又以段柯古支諾臯支動支  
植尤崛竒於是名曰支甲支乙則云紹熙庚  
戌臘從會稽西歸至甲寅之夏季夷堅之書  
緒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支甲十卷財  
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編殊自喜也支景則云  
曾大父諱與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畔從火  
故再世以來用唐人所借但稱爲景當夷堅  
第三書出或見警曰禮不諱名名乃直名之

今是書萌芽稚兒謂稗官說與他所論著及  
通官文書不佯避之宜矣遂日以支景支丁  
則自據此帙中不可信者數事謂苟以其說  
至斯受之而已矣顰牙畔渙蓋自知之愛竒  
之過一至於此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支戊  
載呂覽賓早聚之夢謂夷堅記夢亡慮百餘  
事未有若此之可恠者支已謂神竒詭異之  
事無時不有姑即夷堅諸志考之上焉假諸  
正夢騰薄穹霄次焉猶陟蓬壺期汗漫不幸  
而死死矣幸而復生見九地之下溟漲之海

以至島鬼淵祗蛇祆牛魁之類何翅累千萬  
百所遇非一人所更非一事所歷非一境而  
莫有同者焉支庚謂四十四日書成自詫其  
速且叙其所以速之由支辛謂東坡志林李  
方叔師友談記錢丕行年雜紀之類四五書  
皆偶附著異事不類虞初九百之篇士大夫  
或弗能知故剝剝以爲助不幾乎三之一矣  
支壬則云子弟輩皆言翁旣作文不已而掇  
錄怪竒又未嘗少息殆非老人頤神繕性之  
福盡已之余受其說未再越日膳飲爲之失  
味步趨爲之局束方寸爲之不寧精爽如癡  
向之相勸止者懼不知所出於是道然而笑  
豈吾緣法在是如驟馬下臨千丈坡欲駐不  
可姑從吾志以竟此生異時潛不能進將不  
攻自縮矣支癸謂劉向父子彙羣書七略班  
孟堅采以爲藝文志小說類定著十五家最  
後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出於稗官街談  
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今亡矣唐史所標  
百餘家六百三十五卷太平廣記率取之不  
弃也予旣畢夷堅十志又支而廣之通三百

篇不能滿者才十有一遂半唐志所云三志  
甲謂穰子偃孫羅前人所著稗說來示如徐  
鼎臣稽神錄張文定公洛陽舊聞記錢希白  
洞微志張君房乘異呂灌園測幽張師正述  
異志畢仲荀幕府燕間錄七書多歷年二十  
而所就卷帙皆不能多三志甲才五十日而  
成不謂之速不可也三志乙謂茲一編頗得  
之卜者徐謙謙瞽雙目而審聽彊記客詣其  
肆與之言悉追憶不忘倩傍人書以相示昔  
徐仲車耳聵而四方事無不周知謙豈其苗

裔耶賢愚固不可同日語而所以異則同三  
志景謂郡邑必有圖志鄱陽獨無而夷堅自  
甲施于三景所稗州里異聞乃至五百有五  
十宅時有好事君子采以爲志斯過半矣三  
志丁則云人年七八十幸身康寧當退藏一  
室早睡晏起繡貝多旁行書與三生結願否  
則邀方外雲侶熊經鷓顧斯亦可耳至於著  
書蓋出下下策而此習膠拳不能釋固嘗悔  
哂猛臧去弗視乃若禁嬰孺之滑甘未能幾  
何留意愈甚雖有傾河搖山之辯不復聽矣

三志戊謂子不語怪力亂神非置而弗問也  
聖人設教垂世不肯以神怪之事詒諸話言  
然書於春秋於易於詩於書皆有之而左氏  
內外傳尤多遂以爲誣誕浮夸則不可三志  
己謂一話一言入耳當即錄而固有因循而  
失之者如滕彥智黃雍父所言一二事至今  
往來於襟抱不釋也三志庚考徐鉉稽神錄  
辨楊文公談苑所載蒯亮之事非是三志辛  
云予嘗立說謂古今神奇之事莫不同者今  
乃悟此語爲不廣而證以蜀士孫斯文及幽  
明錄中賈弼事三志壬引昌黎公明鬼謂夷  
堅所紀不能出其所證之三非三志癸言太  
平廣記類聚之誤四志甲辨夷堅爲臯陶別  
名至四志乙則絕筆之書不及序惟支壬三  
志丁兩序意略同而數序自詫其速者亦不  
甚相遠云

俗謂不冠者曰科頭科頭二字出史記張儀傳  
注謂不著兜鍪入敵

余首卷辨王建宮詞多雜以他人所作今乃知  
所知不廣蓋建自有宮詞百篇傳其集者但



得九十篇蜀本建集序可考後來刻梓者以  
他人十詩足之故爾混殺余旣辨其八矣尚  
有二首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入詔蠻  
上得青花龍尾道側身偷覷正南山鴛鴦瓦  
上忽然聲晝寢宮娥夢裏驚元是吾皇金彈  
子海棠窠下打流鶯者未詳誰作也所逸十  
篇今見於洪文敏所錄唐人絕句中然不知  
其所自得其詞云忽地金輿向月陂內人接  
著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過當處教開卧鴨  
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投金鑷采橋頭每年  
宮女穿針夜敕賜諸親乞巧樓春來睡困不  
梳頭懶逐君王苑北遊暫向玉花堦上坐簸  
錢贏得兩三籌紅燈睡裏看春雲雲上三更  
直宿分金砌雨來行步滑兩人擡起隱金裙  
蜂鬚蟬翅薄髮鬢浮動搔頭似有風一度出  
時拋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教遍宮娥唱盡  
詞暗中頭白沒人知樓中日日歌聲好不問  
從初學阿誰彈碁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闕  
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  
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

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床供御香方加減頻  
水沉山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  
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送雲漿高殿無風扇少  
涼每到日中重掠鬢袂衣騎馬繞宮廊

唐李昌符婢僕詩二首其一云不論秋菊與春  
花箇箇能噉空腹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  
閑物要些些曲盡婢之情狀乃知古今如此  
史記秦本紀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  
死者六十六人至獻公元年方止從死則知  
武公而下十有八君之葬必皆有從死者矣

不獨繆公也黃鳥之詩特以奄息仲行鍼虎  
為秦之良臣故國人哀之耳夫一君之葬使  
六十六人無罪而就死地固已可駭而繆公  
至用百七十七人習俗之移人雖繆公不能  
免則獻公亦賢矣哉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  
王荊公曰噉百姓以從己之欲則不可噉百  
姓以從先王之道何為而不可范淳夫云噉  
百姓則非先王之道也荊公之言主於自文  
范公則求以矯之其實不然干百姓之譽者

有時而違道則道必有時而拂百姓矣祁寒暑雨均曰怨咨小民之情也爲政者但當虛心無我據理而行不使纖毫計校毀譽之心亂於胷中足矣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管子司馬法皆曰六尺爲步秦始皇亦然今以五尺爲步步之尺數不同如此周尺之制鄭康成謂未詳聞也近世伊川文集集中載作主之制謂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潘仲善時舉聞之晦翁謂五寸字誤當作七

寸五分弱又謂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潘後從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溫公圖本周尺果當布帛尺七寸五分弱於今浙尺爲八寸四分溫公圖本必有考按恨不知其源流之詳也

歷家以冬至爲一歲之首冬至者建子月之中氣故子時初四刻以前繫今日正初刻以後繫明日蓋一理也今太史局歷每節氣在子初則書其夜子初某刻以別之其來尚矣紹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初立春洪文

敏以劄子白廟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時爲首  
今旣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謂太史之  
誤其實不然康節冬至吟云何者謂之幾天  
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  
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  
又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起處  
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稀此言  
如不信更請問庵犧

漢高帝封兄子信爲羹頡侯雖以其母轅釜之  
故然按括地志實有羹頡山在媯州懷戎縣

十一

卷八

十

東南十五里注史記者失不引此顏師古注  
漢書但云頡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小司馬  
索隱又直謂爵號耳非縣邑名皆弗深考也  
古之封侯未有非地名者若武帝封霍去病  
冠軍侯田千秋富民侯昭帝封霍光博陸侯  
光武封彭寵奴不義侯以至鐫胡鐫羌向義  
建策之類非制也然冠軍侯國在東郡富民  
侯國在沛郡蘄縣博陸初食北海河間後益  
封又食東郡特被以嘉名而已非若光武所  
封未必有分地也武帝時又有張騫封博望

侯趙破奴封從票侯亦未詳其封邑

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前輩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李白作韋鄂州碑謂大水滅郭抗辭正色言于城隍其應如響杜牧爲黃州刺史有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它如韓文公之於潮麴信陵之於舒皆有祭文而許遠亦有晉井鵝翔危堞神護之語則不獨吳越爲然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

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則又不獨唐而已開成中睦州刺史呂述以爲合於禮之八蜡祭坊與水庸者今按禮記注水庸溝也正義云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鄣水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則坊蓋今之隄防水庸蓋今之溝澮也方之城隍義殊不類今其祀幾遍天下朝家或錫廟額或敕封爵未命者或襲鄰郡之稱或承流俗所傳郡異而縣不同至於神之姓名則又遷就附會各指一人神何言哉負城之邑亦有與郡兩立者獨彭州旣

有城隍廟又有羅城廟袁州分宜縣既有城  
隍廟又有縣隍廟尤爲創見以余聞見所及  
攷之廟額封爵具者惟臨安府當後唐清泰  
元年嘗封順義保寧王與越湖二神並命今  
號永固廟不知何時所賜紹興三十年封保  
順通惠侯今封顯正康濟王紹興府梁開平  
封崇福侯清泰封興德保闈王紹興初賜額  
顯寧今封昭順靈濟孚祐忠應王台州則鎮  
安廟順利顯應王吉州則靈護廟威顯英烈  
侯筠州則利貺廟靈佑順應顯正王袁州則

顯忠廟靈惠侯濠州則孚應廟靈助侯建寧  
府則顯應廟福應惠寧侯建康之溧水則顯  
正廟廣惠侯泉州惠安縣則寧濟廟靈安昭  
祐侯邵武軍則顯祐廟神濟訓順侯泰寧則  
廣惠廟靖惠孚濟侯韶州則明惠廟善祐侯  
成州則靈應廟英佑侯有廟額而未爵命者  
鎮江忠祐寧國靈護隆興顯忠德安府威澤  
楚州靈顯和州孚惠襄陽孚濟汀州顯應珍  
州仁貺靜江嘉佑慶元之昌國邵武之建寧  
皆曰惠應前代錫爵而本朝未申命者湖

州阜俗安城王處州龍泉縣廣順侯鄂州城

隍萬勝鎮安王城隍二字亦正越州蕭山縣

用郡城隍神初命稱崇福侯昭州立山縣為

蒙州時封靈感王台州五縣吳越時皆封以

王爵臨海曰興國黃巖曰永寧天台曰始平

仙居曰昇平寧海曰安仁其餘相承稱謂如

温州富俗侯處州仙都侯臨安府錢塘縣安

邑侯臨安縣霸國侯王興國軍高陵王筠州

新昌鹽城王潭州定湘王泉州明烈王潼川

興元安平將軍漢州彭州安福將軍邛州大

邑縣安靜神廣州羊城使者之類皆莫究其

所以也襄陽雖有孚濟額而保漢公之號未

知所自寧國雖有靈護額而爵稱佑聖不可

得而詳隆興雖有顯忠額而南唐嘗封輔德

王故贛州稱輔德廟南康軍安慶府及潭之

益陽太平之蕪湖南安之上猶皆稱輔德王

撫黃復南安臨江諸郡則稱顯忠輔德王或

輔德顯忠王蓋皆以隆興廟額混南唐爵命

以為稱也神之姓名具者鎮江慶元寧國太

平襄陽興元復州南安諸郡華亭蕪湖兩邑

皆謂紀信隆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  
謂灌嬰福州江陰以爲周苛真州六合以爲  
英布和州爲范增襄陽之穀城爲蕭何興國  
軍爲姚弋仲紹興府爲龐玉寶龐堅四世祖  
事具唐書忠義傳蓋嘗歷越州總管鄂州爲  
焦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州屈坦吳尚書僕  
射晃之子今州治蓋其故居筠州應智頊唐  
初州爲靖州時刺史南豐游茂洪開元間嘗  
知縣鎮溧水白季康唐縣令也惟筠之新昌  
祀西晉邑宰盧姓者紹興之嵎祀陳長官慶

元昌國祀邑人茹侯三者不得其名耳耳目  
所不接者尚闕如也承播溱三州及遵義軍  
耒廢時皆嘗錫城隍廟額承曰靜惠播曰昭  
祐溱曰寧德遵義曰懷寧承州則又有靜應  
侯爵今承爲綏陽縣遵義爲寨皆隸珍州溱  
播之地則折而入於南平之境矣嘉祐雜誌  
載吳春卿爲臨安宰聞故老言錢尚父方睡  
湯瓶沸一小童以水注之錢曰吾方欲以水  
注瓶此童先知吾意不可赦遂殺之後見其  
爲厲乃封爲霸一作屬國侯使永爲臨安土地



故塑像爲十餘歲小兒今不知塑像何如而  
土地之稱已轉而爲城隍矣太平廣記載宣  
州司戶死而復生云見城隍神自言晉巨擘  
也與所傳不同然擘今亦別廟食於涇紹興  
辛未潼川守沈該將新城隍祠夢人齎文書  
來稱新差土地閱其姓名蓋史堅序事愈涉  
怪淳熙間李異守龍舒有德於民去郡而卒  
邦人遂相傳爲城隍神矣尤淺妄不經也唐  
羊士諤有城隍廟賽雨絕句二首

史記齊世家云齊王與舅父駟鈞陰謀發兵索  
隱云舅父謂舅猶姨稱姨母舅父二字甚新  
人少用者

禮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俠者夾謂男子一  
拜婦人兩拜夾男子拜今婦人之拜不跪則  
異於古所謂俠拜江浙衣冠之家尚通行之  
閭巷則否江鄰幾嘉祐雜誌載司馬溫公之  
語乃謂陝府村野婦人皆夾拜城郭則不然  
南北之俗不同如此

馮延巳謁金門長短句膾炙人口其曰鬪鴨欄  
干獨倚人多疑鴨不能鬪余按三國志孫權

傳注引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鬪鴨羣臣  
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所求若此豈  
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慮作  
鬪鴨欄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爲南  
史王僧達傳僧達爲太子舍人坐屬疾而往  
揚列橋觀鬪鴨爲有司所劾新唐書齊王祐  
傳祐喜養鬪鴨方未反狸齧鴨四十餘絕其  
頭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凡四十餘人則古蓋  
有之又唐田令孜傳僖宗好鬪鴝數幸六王  
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鴝一鴝至五十萬錢是

鴝亦能鬪也

秦捕商君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客不知商  
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  
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蘇文定謫  
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爲  
強奪民居下州逮民究治及子厚責雷亦問  
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  
不可也人以爲報古今一轍也

西京雜記載武帝欲殺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  
曰帝忍而愼傍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

但屢顧我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朝在  
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  
恩耶帝愴然遂舍之史記滑稽傳褚先生曰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  
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  
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乳母家子孫  
奴從者橫暴長安中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  
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辭先見郭舍人為下  
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  
其言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  
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  
顧於是人主憐焉乃下詔止無徙乳母此一  
事耳一以為殺一以為徙一以為東方朔一  
以為郭舍人西京雜記顏師古固嘗辨其妄  
褚所書它事抵牾者亦多皆未可盡信  
律文罪雖甚重不過絞斬而已凌遲一條五季  
方有之至今俗稱為法外云

姚平仲字希晏世為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  
為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賊  
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

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  
小太尉睦州盜起 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  
平仲心服其沈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  
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 上  
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  
仲獨不與 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  
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  
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  
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  
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  
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  
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  
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  
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  
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  
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  
時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  
行不擇崖壑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爲人作  
草書頗奇偉然祕不言得道之由云此陸放  
翁所作平仲小傳也放翁亦嘗以詩寄題青

城山上清宮壁間云造物困豪傑意將使有  
爲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資姚公勇冠軍百  
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  
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姿  
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儻遂  
與世辭從公遊五嶽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  
髓欬然松杪飛後守新定再作詩託上官道  
人寄之云太尉關河傑飛騰亦遇時中原方  
蕩覆天計易差池素壁龍蛇字空山熊豹姿  
煙雲千萬疊求訪固難知

漢張湯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曹窋  
以列侯臣賀以太僕行御史大夫事劉歆以  
太中大夫行太常事樂成以少府行大鴻臚  
事臣安行以太子少傅行宗正事少府忠行  
廷尉事王溫舒爲右輔行中尉張良以列侯  
行太子少傅事黃霸以廷尉監行丞相長史  
事蓋寬饒以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王尊守  
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翟義以南陽都尉行  
太守事蓋漢制官闕則卑者攝爲之之謂行  
亦有以同列通攝者斬石以太常行太僕韓

延年以太常行大行令劉德以宗正行京兆  
尹之類是也九卿三輔皆同列也今著令以  
寄祿高於職事官者為行異於古矣

容齋辨陳正敏之妄梁顥非八十二登科是矣  
與昔因記玉壺清話載 仁宗問梁適卿是  
那箇梁家適對曰先臣祖顥先臣父固 上  
曰怪卿面兒酷似梁固按 國史適乃顥之  
子固之弟小說家多不考訂率意妄言觀者  
又不深考往往從而信之如此類甚多殊可  
笑也

賓退錄卷第八





